

洪光荣著
中国历代文学书目举要

洪光荣著 * 中国历代文学书目举要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编 * 上册

全书以先秦汉魏晋南北朝为限，以大致成书年代的先后为序，对当时中国古典文学的若干典籍予以源流上一个宏微兼具的理论盘点。

行文多以一人一书之相关介绍为单位各自成篇，

如《诗经》、《汉书》等，间亦有涉及一家多书或多家一书之例，如《建安七子集》等，其中以前者为全书主体。

每篇之内，既有关于某一要籍的解题与著录，力求行文严谨有效，间杂些许考证而多采方家成说；又有其书问世后的卷帙分合与版本沿革，重点介绍近百年来后人对相关要籍的整理和注疏。

为便于参考使用，全力收录如《论语词典》、《吕氏春秋词典》等工具书性质专著之同时，略古详今，略旧详新，尤其偏重1949年以来排印本的推介，而对近三十年以来的学术专著更详介其整理或校注体例。

木铎文库学术丛刊

贾勤 嵇家 主编

中国历代文学书目举要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编

上册

洪光荣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历代文学书目举要.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编 /

洪光荣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1. 10

(木铎文库. 学术丛刊)

ISBN 978 - 7 - 5104 - 2176 - 1

I. ①中… II. ①洪… III. ①中国文学: 古典文学 - 专题目录 - 先秦时代②中国文学: 古典文学 - 专题目录 - 秦汉时代③中国文学: 古典文学 - 专题目录 - 魏晋南北朝时代 IV. ①Z88: I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98059 号

中国历代文学书目举要(全二册)

主 编: 贾 勤 茀 冢

作 者: 洪光荣

责任编辑: 李红兴

封面设计: 基石文化·美黛昭

版式设计: 李 涛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100037)

发 行 部: (010)6899 5968 (010)6899 8733(传真)

总 编 室: (010)6899 5424 (010)6832 6679(传真)

版 权 部: +86(10)6899 6306

中文网址: www.nwp.cn

英文网址: 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字 数: 653 千字 印张: 44.25

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04 - 2176 - 1

定 价: 88.00 元(全二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6899 8638

编辑缘起

混沌未分之时邈不可知，混沌已分，生物以息相吹，暗醺熙攘，人世渐立，文明尊重，有由然矣；而庄生一言以蔽之曰，道术将为天下裂。间尝三诵其旨，退而默思，此裂甚好甚妙。盖天人合一因袭久矣，其实则相悖，所谓今古病病，煅佐其道，吾人蒙蒙稚眼观临此世，方微有隙有缝有漏，庄子所言者势也；厌常炮新，学者遂亦乘势整齐排比之，全信全疑，跌宕中国，匆匆乃有天下光明事业，此裂后之正派大略也。而此裂千餘年来尚未结束，摩荡不已，譬如宇宙爆响之遂初噪音至今不绝，辐射漫衍之。人生此等天地间，俾隔阂相通，玩因果俱时，勤苦可知。然中古而下，居然属辞繁华，一派光明。岂此裂既久，吾人心性渐安、乐道朝尊不已乎！呜呼，域中四大，积学可知，裂而能合，方臻美善，此合此裂皆一一现量为学与术，踊跃无边，存乎其人。今者本学刊愿乘此势、尊所朝，预此裂、追所合，集成类次，分辑刊布，诚邀海内通识助阵，传火添薪。

新世界出版社

木铎文库学术丛刊编辑部

2011年10月

前 言

《中国历代文学书目举要》的撰写，以《诗经》《楚辞》起、以单行本专著为单位，按时代先后对中国文学典籍给予粗略盘点，以此想对中国文学通史作一点不自量力的通考，其中尤其钟情于别集或专著的解读。撰写期间，曾先后拜读魏凯、阴通三、石林合著《中国文学古籍选介》（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12 月）、黄立振《八百种古典文学著作介绍》（中州书画社 1982 年 8 月）、《八百种古典文学著作介绍续编》（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4 年 6 月）、刘跃进《中古文学文献学》（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 年 12 月）、曹道衡《古典文学要籍简介》（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0 年 9 月）等文学文献学类专著，受益匪浅。荏苒不觉，十五年矣。

竣稿于 2010 年秋冬之交的《中国历代文学书目举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编）》，是全稿第一部分的内容。以先秦汉魏晋南北朝为限，以大致成书年代的先后为序，对当时中国古典文学的若干典籍予以源流上一个宏微兼具的理论盘点。其中秦以后的要籍，因作者生平事迹已大致有迹可循而更多以其生年为序，如《三国志》即因作者陈寿生年在范曄之前，而将其书列于《后汉书》之前。全书行文，多以一人一书之相关介绍为单位各自成篇，如《诗经》、《礼记》、《汉书》等，间亦有述及一家多书者，如《陆士衡集 文赋》、《陶渊明集 搜神后记》、《玉台新咏 徐孝穆集》等；又有述及多家一书者，如《建安七子集》，其中以前者之一人一书为全书的主体。每篇之内，既有关于某一要籍的解题与著录，间顾考证而多采方家成说；又有其书问世后的卷帙分合与版本沿革，而行文重点主要集中于近百年来后人对相关要籍的整理注疏。此外，撰写过程中还意外获得了许多“书中有书”的实例，如《禹贡》之于《尚书》、《夏小正》之于《大戴礼记》、《庄子天下篇》之于《庄子》、《汉书艺文志》之于《汉书》等，比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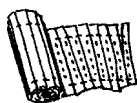
皆是。因为后人对于它们在注疏上的深度贡献，最终也使许多要籍的传承轨迹由此获得了异彩纷呈的丰富和充实。

为便于参考使用，在全力收录如《论语词典》、《吕氏春秋词典》、《文心雕龙索引》等工具书性质专著之同时，略古详今，略旧详新，尤其偏重于1949年以来排印本的推介，而对近三十年以来的学术专著更详介其整理或校注体例，间亦从“述而不断”的治学常理出发，在同出大家的各种专著之间进行比较，既可填补目前尚处于空白状态的最新史料记载，又可使前人的研究成果得到全面充分的尊重与传承。每篇末，更以目前学术研究成果的现状为依据，对某些要籍因曾盛行于世间而专成一家之学并最终形成学术史性质的专著进行简要介绍，如《诗经学史》、《尚书学史》、《楚辞要籍提要》、《中国庄学史》、《文心雕龙研究史》等，欲为专治该要籍的有志之士助力。

中国是一个重视历史的国度，而文学要籍的传承亦默默成就此种历史感。我编写此稿之初衷，本来也是为了让这种奉献能获得世人更多的正面认知；而我自己由此收获的惊喜固然足以自慰，但若能使所有关注历史、关注文学的朋友都能有同样的收获，那肯定会是我辛劳之后的更大收获。

洪光荣 2010年12月于旧都西安

木铎文库编辑委员会



顾问

杜泽逊 方广铝 高山杉 龚鹏程
胡文辉 李学勤 阎 安 郑炳林

编委

陈 垦 陈兴武 冯先思 纪 贇 孔祥军
刘国忠 孟繁之 慕 回 万献初 王家葵
温锦泓 夏可君 萧文立 萧 旭 朱旭强

主 编

贾 勤 螭 冢

目 录

《诗经》	1
《尚书》	26
《礼记》	37
《周易》	48
《左传》	65
《论语》	79
《孟子》	95
《老子》	101
《列子》	124
《庄子》	129
《荀子》	147
《墨子》	156
《晏子春秋》	164
《韩非子》	168
《楚辞》	178
《山海经》	199
《国语》	205
《战国策》	212
《吕氏春秋》	224
《谏逐客书》	233
《新语》《楚汉春秋》	236
《新书》《贾长沙集》	240
《晁错集》	248
《枚叔集》	251
《淮南子》	255

《司马文园集》	262
《东方大中集》	268
《董胶西集》《春秋繁露》	271
《史记》	282
《王谏议集》	294
《盐铁论》	297
《新序》《说苑》	301
《扬子云集》《法言》	311
《论衡》	317
《汉书》《班兰台集》	327
《张河间集》	335
《吴越春秋》《越绝书》	339
《潜夫论》	349
《蔡中郎集》	354
《刺世疾邪赋》《鹦鹉赋》	359
《古诗十九首》	362
《曹操集》	372
《诸葛亮集》	377
《魏文帝集》《典论》	383
《曹子建集》	390
《悲愤诗》《胡笳十八拍》	396
《建安七子集》	400
《阮步兵集》	413
《嵇中散集》	418
《傅鹇觚集》	424
《张茂先集》《博物志》	429
《三国志》	435
《潘安仁集》	443
《左太冲集》	447
《张景阳集》	451
《陆士衡集》	453
《刘越石集》	461

《郭弘农集》	465
《抱朴子》《西京杂记》	469
《王右军集》	477
《孙廷尉集》	479
《搜神记》	483
《陶渊明集》《搜神后记》	490
《颜光禄集》	506
《谢康乐集》	510
《后汉书》	515
《世说新语》	522
《鲍参军集》	536
《沈隐侯集》	541
《江文通集》	545
《孔詹事集》	550
《陶隐居集》	554
《谢宣城集》	558
《丘司空集》	564
《文心雕龙》	567
《诗品》	585
《水经注》	596
《洛阳伽蓝记》	605
《何记室集》	611
《吴朝请集》《续齐谐记》	615
《阴常侍集》	621
《温侍读集》	624
《文选》	627
《玉台新咏》《徐孝穆集》	636
《庾子山集》	643
《王司空集》	650
《江令君集》	652
《颜氏家训》《冤魂志》	655
《乐府诗集》	664

《卢武阳集》 672

《薛司隶集》 675

《杨素集》 677

《古小说钩沉》 679

《诗经》

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共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原有三百十一篇，其中“小雅”中的笙诗六篇有目无辞），分风、雅、颂三部分。其中“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的风包括周南、召南、邶、鄘、卫、郑、齐、魏、唐、秦、桧、曹、豳等十五部分，合曰十五国风，共一百六十篇；“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而“言王政之所由废兴”的雅分“大雅”、“小雅”，有诗一百零五篇；“美盛德之形容”的颂分“周颂”、“鲁颂”、“商颂”，有诗四十篇。按：唐陆德明《经典释文》曰：“《诗》者，所以言志吟咏性情以讽其上者也。古有采诗之官，王者巡守，则陈诗以观民风，知得失，自考正也。动天地，感鬼神，厚人伦，美孝文化，移风俗，莫近乎诗。是以孔子最先删录。既取周诗，上兼商颂，凡三百十一篇。”近人吴承仕《经典释文序录疏证》曰：“《小雅》有《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六篇，有其义而亡其辞。郑注云：‘此六篇《乡饮酒》、《燕礼》用焉。孔子论《诗》、《雅》、《颂》各得其所，时俱在耳。篇题当在于此。遭战国及秦世而亡之。其义则与众篇之义合编，故存。至毛公为《诂训传》，乃分众篇之义各置于其篇端云。’汉儒以见在者为据，故多言三百五篇。”《汉书·艺文志》所录即由此。

《诗经》，先秦只称“诗”或“诗三百”，“经”是后来人所加。如孔子称“《诗》三百”（《论语·为政》），墨子称“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墨子·公孟篇》）；到了汉代，才有班固所称“《诗经》二十八卷，齐、鲁、韩三家”（《汉书·艺文志》）。关于其编集，汉儒有“采诗”的说法，也曾有人认为它是经过孔子删订而成的；其实此诗集最后编定成书大约在公元前六世纪中叶，不会在孔子之后。藉此，近代人进一步指出，《诗经》

中的诗有多种来源：有的是乐官采集来的；有的是官吏献给周王，而转入乐官手中的；有的是贵族为祭祀或其他用途创作的，又由乐官谱了曲；有的是诸侯进献的乐歌；还有的是各诸侯国的乐官带到周王朝的乐歌（详见高亨《文史述林》，中华书局 1980 年 12 月）。

《诗经》按音乐特点而分为风、雅、颂。风是带有地方色彩的音乐，所谓十五“国风”即十五地的风土歌谣；雅是周王室直接统治区内的音乐。“雅者，正也”。故时人将王室直接统治区内的音乐视为正声；颂为形容，它是一种宗庙祭祀用的歌舞曲而“声较风雅为缓也”（王国维《观堂集林》）。自春秋以后战乱频仍，《诗经》体例已颇混乱，孔子曾对其整理，使“雅颂各得其所”。与此同时，《诗经》按思想内容又可分为民族史诗、赞颂诗、怨讽诗、婚恋诗、农事诗和征役诗等几类，其中民族史诗主要存于《大雅》中，婚恋诗的精华则在于《国风》中，而其它几类于《风》、《雅》、《颂》中均有，正可谓丰富多彩。

雅和颂同属朝廷宗庙的乐歌。“周颂”产生于西周初，是供周王朝祭祀的，反映其对上天的敬畏和对祖先的颂扬，正所谓“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毛诗序》）其中的农事诗，其内容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奴隶耕作之辛劳，是今天研究西周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重要史料。在艺术形态上，它们还未脱离歌辞、音乐、舞蹈混合的形式。从历史的角度看，则适合当时从巫术迷信变为宗教仪式的意识形态。“鲁颂”和“商颂”乃春秋前期鲁国和宋国用于祭祖祭天的乐歌，性质同“周颂”，但出现较晚，文字技巧受风、雅的影响而明显有所进步。

雅诗分为“大雅”、“小雅”，有人认为是根据音乐分的，也有人认为是根据新旧分的。“大雅”的大部分和“小雅”的少部分篇章是朝会宴飨所用，反映了周初比较繁荣的社会景象。这些诗的歌唱对象已不再是上天和祖宗，而是天子、君子一类统治阶级颂扬的人物，有一定的社会内容。其“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等五篇，从后稷、公刘、古父、亶父叙述到文王、武王，记事生动，条理分明，可称为民族史诗。有的诗中还加入了一定神话色彩，把自己的祖先神圣化，但同时也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小雅”的大部分和“大雅”的少数篇章，因产生于周室衰微、平王东迁的历史背景

下，故有不少责斥现实、反映淫乱的诗，具体内容为劳逸不均、平民劳苦及谴责昏君佞臣的误国等，思想内容比较深刻。总体上看，这些诗相较于周初之作，艺术上有很大进步：如篇幅较大、有相当的抒情成分，形式整齐、音调和谐、文辞精炼、描写细致，有一定的形象性和充足的感染力。

“国风”，则是《诗经》中最优秀的部分。在这里，劳动人民用自己的声音表达了自己的劳动幸福和日常的爱憎，反映了他们对社会生活的认识，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劳动人民的创作才能。简言之，要点如下：

第一，“国风”深刻而全面地描写了当时劳动人民被压迫、剥削的生活处境，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第二，“国风”中不少民歌反映了劳动人民在沉重的徭役、兵役重压下发出的呻吟、怨恨。

第三，“国风”中还有一些民歌是对统治阶级荒淫无耻的揭露、讽刺。

第四，“国风”中为数最多的还是反映男女爱情、婚姻的诗，正如朱熹所言：“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诗集传》）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国风”在反映社会生活方面达到了相当的广度与深度，但我们更应当对其在艺术上取得的杰出成就作进一步的了解。

现实主义是“国风”最突出的艺术特色，它主要来源于作诗者运用了把思想感情及其有关事物平铺直叙地表达出来即“赋”这样一种艺术手法。从上文我们已看到大多数作品从不同方面反映现实生活，表现了不同阶级和阶层的人在现实中的感受，正所谓“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其中不乏对当时政治生活直接描写的作品。

其次，“国风”中大量使用了比、兴的手法，“赋七百二十，兴三百七十，比一百一十”（谢榛《四溟诗话》）。“比”就是“以彼物比此物”，有的以物拟人来寄托作者的爱憎；有的以具体比抽象加强诗歌的形象性；还有的全诗用喻给人以鲜明强烈之感。“兴”就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即借助其他事物作为诗的开头，有的也有比喻之意，如《豳风·伐柯》“伐柯如何，匪斧不克”；也有的只引出下

文与全文无关，如《周南·兔置》“肃肃兔置，椽之丁丁”，只在音韵上与全诗联系。上述种种，通过对自然景物的描写创造一种意境，增强感人的气氛，也使诗歌婉转曲折，无突兀生硬之感。

另外，“国风”在结构形式上，句式重叠反复；在语言应用上，双声、叠韵、叠字相当普遍，增强了诗歌的抒情效果，丰富了语言的表现能力。虽然多数为四言，但也长短句间接不断且运用自然，格调活泼而有节奏。所有这些都反映了民歌的特色。

《诗经》虽遭秦焚毁，但由于学者的咏诵使其到汉又得以流传。当时传授该书的有四家即齐人轅固、鲁人申培、燕人韩婴、鲁人毛亨，简称齐、鲁、韩、毛。其中，前三家汉武帝时立学官，而毛氏晚出，未得立。但毛诗之长在于事实多联系《左传》，训诂多同于《尔雅》，称为古文，其余三家则称今文。自东汉郑玄为毛诗作笺后，学而从习毛诗者日多，其后遂“齐、鲁、韩世所不用”（陆德明《经典释文》）而“《诗》有四家，毛氏独传”（《四库全书总目》）。按：近人吴承仕《经典释文序录疏证》曰：“《序录》云：‘《毛诗》马融作《注》，郑玄作《笺》，申明毛义难三家，三家遂废。’又云‘《齐诗》久亡，《鲁诗》不过江东，《韩诗》虽在，人无传者。’故言‘世所不用’。”

《诗经》作为我国文学的光辉起点，对后代产生了巨大影响。它奠定了我国古典诗歌现实主义的基础，并直接表现为直抒胸臆之特色，和赋比兴手法的运用及语言艺术上的精湛。同时，“现存先秦古籍，真贋杂糅，几于无一书无问题。其精金美玉，字字可信可宝者，《诗经》其首”（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也为中国的历史文献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

后世对《诗经》的注疏和研究者甚多。这里首先介绍“毛诗”、“郑笺”和其后对其密切配合的“孔疏”。（三者均见于《十三经注疏》）

“毛诗”，全名为《毛诗诂训传》。这是迄今为止所能见到的第一部注释《诗经》的著作。形式上，它首创了传注体。内容上，它比较科学地对《诗经》进行训释，保存了大量汉语词语的诂训。全文三十卷，为古文且多用假借字。其训诂特点有二：一为善用今字解古字，用本字释借字；又一为对名物制度的诠释比较切要且准确、简洁。“兴”作为《诗经》普遍运用的艺术手法，该书作者毛亨对其予以了明确的定义，使其由朦胧抽象走向鲜明形象，这也是对《诗经》研究

一个有重大意义的开创和贡献。

“郑笺”，全名为《毛诗笺》。它是一部申成、补充《毛诗诂训传》并确立其权威地位的著作。作者郑玄在《六艺论》中说：“注诗宗毛为主，其义若隐略，则更表明；若有不同，即下己意，便可识别也。”这也是该笺的宗旨。由此出发，其书在内容上分为三类：一曰申成毛义（这是《郑笺》最主要内容）、二曰补充毛义、三曰别出己意，从而在许多方面纠正了《毛传》之误。西汉时，古文毛诗只私授，《郑笺》出使诗今古合流，《毛传》得以风行。关于《毛诗笺》的具体情况，可参看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4月出版李世萍《郑玄〈毛诗笺〉研究》。另有孙永娟撰《20世纪以来〈郑笺〉研究综述》一文，载《绥化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亦可供参看。

“孔疏”，全名为《毛诗正义》。作者是唐代受命修《五经正义》的孔颖达。作者注解《诗经》，恪守“疏不破注”的原则，旨在阐释毛、郑之意，然后予以补充、完善，最后进行阐释（该疏的音义部分则取自唐陆德明《经典释文》）。1957年12月中华书局曾出版单行本，与毛诗、郑笺合刊。关于《毛诗正义》的具体情况，可参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8月出版韩宏韬《毛诗正义研究》。

《毛诗正义》第一次从版本学和校勘学的角度研究《诗经》，开了《诗经》研究的新生面。此外，该书通俗易懂，将简奥之文化为明晓之句，大大有利于初学，而其出现在《诗经》研究史上所赋予的活力与激情也是空前绝后的。直到宋朱熹《诗集传》的问世，它的垄断地位才被打破。

其次，就是《诗集传》及《毛诗传笺通释》、《诗经原始》三部书。

《诗集传》，宋朱熹作。它杂采《毛传》、《郑笺》和今文三家说，并在高度重视《诗经》文本的基础上，“尽破毛郑以来依据小序穿凿之说”（钱穆《朱子学提纲》），力求探明本义，从而给《诗经》研究带出了一个全新的面貌。至于其影响，则似以黄焯所言颇为中肯：“朱子作《诗集传》，废弃《诗序》及《毛传》、《郑笺》、《孔疏》之说，而壹以己意出之，于是《诗》风大变。自元延祐行科举法，始定《诗》义用朱子，犹参用古注疏，至明永乐中，始独以《朱传》课士。延及清世，逾五六百年，士子莫不奉为定本，一如郑学行世以后，士

有宁道孔、孟误，讳言郑、服非者”（《诗说》）。今有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 1 月繁体排印本、凤凰出版社 2007 年 1 月简体排印本先后问诸于世。关于《诗集传》的研究，可参看学苑出版社 2003 年 8 月出版檀作文《朱熹诗经学研究》，又可参看商务印书馆 2010 年 9 月出版邹其昌《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研究》。

《毛诗传笺通释》，清马瑞辰撰。该书在治学上严守实事求是、严谨自守的原则，综合运用音韵、文字、训诂各方之长比较准确地解释了诗义，使一些长期悬而未决的难题得到了令人信服的解答并显得颇有创见。清人李慈铭称：“其书第一卷为通考《毛诗》源流篇，次《传、笺、正义》异同得失，共为说考辨十九篇。第二卷以下，乃依诗诠释，先列传、笺，下申己意，亦往往与毛、郑相违，惟必本之古训古言，且多驳正宋以后儒臆决之说，故为治诗者所不可少耳”（《越缦堂读书记》）。今有中华书局 1989 年 3 月陈金生点校排印本。

《诗经原始》，清代方玉润撰。此书力脱历代说诗在尊毛、反毛之间多少带有极端性判断的羁绊而超于其外，从而显得立场客观，立论时有新见。尤为可贵的是，作者能以比较纯粹的文学的眼光来分析《诗经》，对其艺术特色做出了不少精辟的见解。今有中华书局 1986 年 2 月排印李先耕校点本。关于《诗经原始》的具体情况，可参看李晓丹《方玉润与〈诗经原始〉研究现状综述》，载《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0 年 04 期。

除上述六家外，又有清姚际恒《诗经通论》，引述了从汉至明诸家注解并分别予以评析，删繁留精且颇多批判色彩；吴闿生《诗义会通》，集诸家之说而对有争议的地方提出自己的看法。此二书均言辞不失客观公正而可资参考。此外，还有宋欧阳修《诗本义》、苏辙《诗集传》、郑樵《诗辨妄》、王柏《诗疑》、元刘瑾《诗传通释》及清王夫之《诗广传》、《诗经稗疏》，陈启源《毛诗稽古编》、戴震《毛郑诗考正》、丁晏《毛郑诗释》、段立裁《诗经小学》、陈奂《诗毛氏传疏》、胡承珙《毛诗后笺》、焦循《毛诗补疏》、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和近人闻一多的《诗经通义》等。他们中尤其清人的有关著作与前人相比更重于训诂、考据，且都已达到相当高的学术层次。今人张舜徽即曾将陈奂、马瑞辰与王先谦三家著作相提并论，而称：“陈书专宗《毛传》，失之胶固；马书兼释《郑笺》，义较赅备。齐鲁韩三家